

优昙婆罗花在乐山盛开

2010年7月28日，四川省乐山市新闻天天报报道“优昙婆罗花开放在乐山时代广场的某商店玻璃门上，并且经专家确认是传说中的优昙婆罗花(下图)。”专家说此花可以肯定不是虫卵，因为它有花瓣、花蕊，已经看见有花瓣张开了，有四个花瓣，还有细细的花蕊。



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为梵文的音译，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是传说中的仙界极品，因其花“青白无俗艳”被尊为佛家花。佛经中说：此花三千年一开，花开之时为转轮圣王(又为金轮王)下世正法度人之时。《慧琳音义》卷八载：“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

自法轮功传出以来，世界各地优昙婆罗花相继开放。此花之神奇，非人之所想象，它可以在诸如佛像、铁管、树叶、衣服、玻璃、墙壁等任何器物上开放，也无论寒暑、无论寺院还是寻常百姓家，都留下踪迹。中共一直不承认此花为优昙婆罗花，把如此圣洁的花污为虫卵(是否虫卵拿照片一对比立见分晓)，但是，在2010年官方媒体报道中，官媒间接的承认了此花就是传说中的优昙婆罗花，不再说是虫卵了。

今天，优昙婆罗花在乐山盛开，唯感神佛以优昙婆罗花的形式展现给苍生的智慧和慈悲。希望乐山的父老乡亲，莫被滚滚红尘迷住善良的本性，诚盼体会到神佛的慈悲和期许，将法轮大法好铭刻于心间。◇

乐山朱明容、王善竹被非法判刑

乐山市法轮功学员朱明容和王善竹于2009年5月被邪恶绑架，非法关押在乐山市看守所一年多。

2010年7月19日下午，乐山市中区法院非法开庭，正义律师为朱明容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多次无理阻挠、打断律师的陈述。陪审员甚至粗暴的打断律师的辩护，说：法轮功是不是×教不在法庭上讲，并威胁律师把律师证和执业资格证复印件交给法庭。

最后乐山市中区法院枉判朱明容六年、王善竹一年零三个月。◇

凌云真言

乐山版 第65期 2010年8月6日

多伦多集会游行 吁制止中共迫害

【明慧网】2010年7月31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与“同一个自由世界”组织在多伦多市中心联合举办集会及游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迫害。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张照进说：“我们在这里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这场迫害的理由是完全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为了让世人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艰难的11年。他们所承受的，是中共集古今中外之大全的酷刑；是惨绝人寰的活体摘取器官；是数千人被迫害致死。” ◇



修炼法轮功 致命顽疾三天痊愈

【明慧网】我曾是一名医科学生。因自幼颈椎受外伤，到医大三年级下学期后，出现严重的“颈椎病”状态，恶心、呕吐、头疼、头晕、站立不稳、手颤，严重时不能见光，不能动，只能闭眼平卧，不能吃东西，靠喝水维持生命。中西医治疗只能暂时缓解症状，没多久又复发。经核磁诊断是“第一、二颈椎间髓核萎缩”造成。专家说：“只要你大笑、咳嗽或剧烈运动都有全身瘫痪的危险，目前没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只能维持。”此话有如晴天霹雳，把我打入无底深渊。

就在我无望之时，一个同学对我说：“我亲戚一身病，炼法轮功炼好了，你也试试。”这样，我找到法轮功的相关书籍，从头看到尾，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明白了修炼是更高的科学。

于是我找到了炼功点，开始学功。到了第五天，颈椎的症状又出现了。这时，我男朋友赶过来说：“输点液吧！”我说：“我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折磨，而且医学也无特效方法。李洪志老师说过，刚开始炼功要消业、消去身体中不好的东西。不是讲信则灵吗，今天我就信一次。”这样，他把我扶到炼功点上，怕我摔倒，就站在我身边。十分钟后，当我炼到贯通两极法时只觉的一股温温的象奶酥似的热流从头灌到脚，顷刻间一切不舒服的感觉全部消失，代之以美妙舒服的感觉。太神奇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

就这样，我身上的顽疾三天就好了！我进一步思考人生，思考什么是科学，坚定的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

**關注
迫害**

乐山陈志莲母女屡遭毒打折磨 身陷冤狱

【明慧网】四川省乐山市陈志莲母女因为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当地中共人员绑架、关押、毒打、凌辱。2003年陈志莲被仁寿县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女儿被非法判刑三年，母女均遭冤狱迫害。

母女修大法 摆脱疾病苦：陈志莲是乐山市平兴乡一普通农村妇女，50多岁。身体长期被胃溃疡、颈椎炎、肩周炎、肾小球炎、肠腔炎等疾病折磨。女儿从六岁开始就经常头痛，倾家荡产却查不出病因，最后在川医确诊为脑垂体肿瘤。因神经和内分泌被压迫，个子不长，做手术又危险，只有常年用药保命。

98年2月，陈志莲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变好了，也懂得了真、善、忍做人的道理，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女儿在99年也开始炼法轮功，当时她已19岁，却只有十来岁的个子，尽管多次遭绑架，经历各种残酷折磨，却因修炼大法变正常，个子长的比母亲还高一点。

1999年—2000年 多次被非法关押、殴打折磨：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她们因坚持信仰被绑架到乐山戒毒所，关押了15天，还勒索了几百元钱。

2000年1月，陈志莲母女到北京反映法轮功真实情况，遭到警察拳打脚踢和绑架，被押送回乐山关押在苏稽派出所。每天强迫蹬马步，冬天里将水倒在地上，用电扇吹，皮鞋踢，皮带抽打。还用手铐将法轮功学员铐成一排示众。整整二十天，没有洗过脸，梳过头。勒索钱财后，又劫持到乐山市看守所（原石柱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

2001年 母女被毒打、关在狗屋里折磨：01年1月，平兴乡政府人员强行将母女俩绑架到乡政府，乡邪党书记张廷怀上来就一阵拳打脚踢，还把她们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绑在汽车上到处示众游街。胸前挂上反革命的牌子，一整天不给饭吃。第二天又把三人劫持到乐山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又转到戒毒所，遭吸毒犯野蛮殴打，几个月后，被勒索了两千元钱，于9月1日放回家。

“十一”前夕，她们被乡政府非法拘禁，书记张廷怀、办事员徐俊杰、帅世清等五人私设公堂，张称“十一”不准离开，要管起来，问她还炼不炼？她回答：“我们炼功身体好了，按真、善、忍做好人，没做坏事……”张就吼道：“你还给我洪法！”随即抱出一大捆准备好的树条，帅踏着她一只脚，张把另一只脚使劲踢开，又将她双手抬起来呈一字形，落下去一点就打。一个在前面用树枝抽打，另一人在后面抽打，边打边问：“你还炼不炼？”陈志莲双手臂全部被打的乌青。还将陈的裤子挽起来打腿，直打的皮开肉绽，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女儿在楼上也一样遭受毒打，手、耳、头被打出血，染红了衣领脖子。脸被打得青紫发肿，邪恶之徒想破小姑娘的相。张廷怀还叫嚣“其他人我们不敢整，法轮功我们就敢，把你们打死了火葬就是，没有人给你们伸冤！”一直折磨到半夜，这伙人搞累了才罢手，母女俩被铐在凳子上坐到天亮。

第二天晚上，又是另一班人，胡太林（六一零头目）、陈加全（乡纪委干部）、周立（马主乡民警）、杜乡长（女）、汪惠容（女，妇联主任）等人，把陈志莲吊铐在乡政府楼梯下狗屋铁门上，只能脚尖着地；女儿被铐在办公楼栏杆上，既蹲



不下又站不直，整整铐了一晚上。

胡太林还恶毒的叫不明真相的小学生逮来“洋辣子”（一种长毒触叉的毛虫、毒性非常强，一碰上皮肤即红肿、又痛又痒）卖给他，两元钱一个，买了好几个，叫两个人抓住小女儿的手，扯开她的衣服，把“洋辣子”放到身上毒刺，这样一直折磨了母女俩七天。在母亲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下，才将小女儿放回家，却不放陈志莲。白天强迫干活，晚上关在乡政府，一直拘禁了半个多月。

没多久，张廷怀到陈志莲家，看到她在窗前看大法书，便叫来一帮人，砸烂家门，象土匪一样闯进屋，翻箱倒柜，抢走大法书籍和资料，抢走现金和存折共计7800元，这是母女俩多年辛苦积攒的血汗钱及生活费。接着又把她们绑架到乡政府，关在楼梯下的狗屋里。狗屋非常窄小，直不起身，又脏又臭，狗毛、狗粪都有，没有垫的和盖的，晚上俩人依偎着睡在地上。那时正值寒冬，连饭也不给她们吃，每天只给两个小小的米花，一点水。母女俩为了不被乡政府长期非法拘禁和折磨，一天夜里终于找机会跑了出来。她们有家不能回，在外流离失所。为了生活捡过垃圾、破烂、擦过皮鞋……

2002年 女儿被酷刑逼供：02年11月底，女儿夜间在仁寿县一小区发真相资料，被派出所绑架，劫持到仁寿县看守所，遭到各种酷刑折磨及野蛮殴打。看守所指导员郑本强、警察何庆霞不准她穿衣服，不准盖被子、不准用卫生纸，叫犯人穿皮鞋使劲踩她的脚、掐身子、面壁罚站，不准睡觉，强制用药，用棍子打、拽头发往墙上撞，头发被扯下一撮，额头被撞起鸡蛋大的包，还将手脚呈大字铐睡在死刑床四天。

2003年 母亲被酷刑折磨：03年3月，陈志莲也被绑架到仁寿县看守所，警察将她强行按在死刑床上，手呈一字形铐在两边，双脚也分别铐在两边，然后用铁丝从手臂一圈一圈缠绕到手腕处锁上，缠得很紧，腿也是这样。背心还被东西顶起来，全身的血脉不能流通，大小便都在上面，简直生不如死，就这样酷刑四天，陈志莲脱了人形。看守所所长看到时还奚落说：“才几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最后陈志莲被仁寿县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女儿被非法判刑三年。

2003年—2008年 冤狱迫害：03年11月，母女俩被劫持到四川成都女子监狱，因她们坚定信仰，抵制“转化”，被长期限制在室内，并受到警察、犯人的任意体罚和辱骂，连卫生纸、肥皂都没有用的。

08年6月，监狱以奥运为借口，强迫她们穿囚服。各监区统一动手，将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衣服抢走，然后强行脱去学员的衣裤。陈志莲所在的六监区恶警文秀君（女）、朱燕（女）命犯人强行脱去大法女弟子的衣裤，只剩下内裤和胸罩。直到四个月后的十月才打开保管室，穿上衣服。

四川成都女子监狱恶警：伍中碧、乐红、余爱萍、文秀君、陈秀、陈红梅、朱燕、周英、张雪梅、周红玉、田霞、巧霞。◇

